

黎志添 劉國英 張燦輝 合編

在求真的道路上

賀沈宣仁教授七秩之慶

中華書局

C53
522

黎志添 劉國英 張燦輝 合編

在求真的道路上

——賀沈宣仁教授七秩之慶

中華書局

在求真的道路上

賀沈宣仁教授七秩之慶



合編

黎志添 劉國英 張燦輝



出版 / 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紅磡鶴園東街1號富佳大廈2樓1室

電話：27150176 傳真：2713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版次

2003年8月初版

© 2003 中華書局



印刷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車公廟工業區205棟



國際書號：ISBN 962-8820-80-X

編者序

本書收集了在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三至十四日，由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哲學系及大學通識教育部聯合舉辦的「宗教、哲學及大學教育理想——沈宣仁教授七十大壽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學術論文。論文的作者之中，除了何秀煌教授和陳特教授兩位是沈宣仁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服務期間的同事之外，其餘都曾在不同時期受業於沈教授。

沈宣仁教授從一九六二年加入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哲學及宗教系，到一九九四年榮休為止，在崇基學院及中文大學服務共三十餘載，期間歷任崇基學院哲宗系系主任、崇基學院文學院院長、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以及崇基學院院長等職。這三十多年間，沈教授在香港實踐和推動博雅教育的理想，貢獻了他一生中最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作為一位博學及充滿熱忱的教育工作者，沈教授深受校內師生的愛戴和尊敬。他樹立了現代知識份子的楷模，曾經與沈教授接觸的老師和學生，都能感受到他既熱愛知識學問，又堅持躬行人格教育。

沈教授就學時期浸淫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充滿博雅教育理想的學術環境，深明人文教育對人類文明及現代社會的重大價值和影響，亦洞悉學問知識的追求需要與理想人格的培育結合。作為他在中文大學的同事，本文集部份作者見證了沈教授對香港博雅教育事業所作出的貢獻；作為他在宗教系、哲學系及通識教育課程的學生，文集另一部份作者都曾親受沈教授所執持的博雅教育理想的薰陶。

本論文集包括五部份。前四部份分別從大學教育理想的見證、基督教神學和宗教研究、哲學，以及大學教育與通識教育這四大範圍進行探討，共收十五篇文章。各論文作者都已於當今香港高等學府中從事教學與研究多年，在各自的學術領域裏學有專精，並且充當香港博雅教育理想的延續者，培育有知、有識、有志和有情的人材。透過這些文章，諸作者從不同知識領域和探討角度體現了她／他們在追尋專門學識與實踐人格教育之間求取平衡的努力。論文集最後一部份收錄了沈教授兩篇有關大學通識教育理想和教學方法的專題文章。文如其人，讀者從這二文中，自可感受沈教授對人文教育理想的執持精神和不懈推廣的毅力，並能像本論文集的作者們那樣，與沈教授在求真的道路上一同探索。*

在籌備論文集出版期間，文集作者之一陳特教授因病辭世。陳教授是沈教授數十年的同袍與好友；與沈教授相若，陳教授亦曾在三十多年來獻身於崇基學院及中文大學的哲學教育和通識教育事業，而文集中大部份其他作者也都曾親受他的教益。編者與其他作者謹此向陳教授致敬，並表達我們對他的懷念。

黎志添

劉國英

張燦輝

二零零三年三月七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

* 有關沈宣仁教授的其他學術論文，讀者可參閱沈著《三十年來情與理》（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社，1992）。

目 錄

編者序	1
-----------	---

第一部份：大學教育理想的見證

1. 何秀煌	知識份子的精神飛揚和知識份子的精神墮落： 論大學的教育理想、教育行政和教學文化 ——講沈宣仁先生的故事賀他七十大壽	3
2. 王晉光	為異鄉人和流浪客開路——施的理想和受的體驗 ...	23

第二部份：基督教神學與宗教學

3. 賴品超	基督教神學與博雅教育的理想	51
4. 黃根春	從耶穌傳統看保羅如何解除「論愛仇敵」中的 極端主義	83
5. 關瑞文	神學教育與「應用」：從被遺忘了的 詮釋學歷史片段說起	101
6. 江大惠	神學的另類表述	119
7. 黎志添	宗教學與人文學科——以宗教經典的詮釋為例	133
8. 黃慧貞	基督教對女性色／性／情慾的規劃	159

第三部份：哲學

9. 陳特	哲學、宗教與大學教育	175
-------	------------------	-----

10. 關子尹	意向性與宗教感——從現象學的觀點 看宗教問題	189
11. 劉國英	他者的哲學——從沈宣仁先生的人格教育實踐 到解構論說的倫理意涵	219
12. 文潔華	初探西方哲學中「客體化」觀念之性別意涵	241

第四部份：大學教育與通識教育

13. 張燦輝	通識教育與大學理念	265
14. 洪長泰	人文教育的危機	283
15. 陳慎慶	教育作為志業	303

第五部份：沈宣仁教授論文選輯

16. 沈宣仁	大學通識教育理念	319
17. 沈宣仁	蘇格拉底方法	333
作者簡介		346

大學教育理想的見證

第一部份

知識份子的精神飛揚和知識份子的 精神墮落：論大學的教育理想、 教育行政和教學文化

——講沈宣仁先生的故事賀他七十大壽

何秀煌
(講說版)*

沈先生、沈夫人、主席、院長、兩位系主任、通識教育主任；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我們在這裏開始進行一次非常特別的學術研討會。它的名稱是「沈宣仁教授七十大壽學術研討會」。它的副題是：「宗教、哲學與大學教育理想」。

啊？！大家沒有看錯。但是我也不能認錯。理由很簡單：在研討會的程序表上，排在上面的，誰說一定是主題；因此，排在下方的也不一定就是副題。正好像今天在研討會上第一個發表文章的，不一定是甚麼重要人物；正相反地，事實上排在研討會的最後，明天才要發表壓卷之作的，才是我們大家的主角。說得更具體、更個人些。兩個月前，一聽說有個研討會就滿口答應寫文章來參加的，是「沈宣仁教授七十大壽學術研討會」。那時我想大家都尚未將它定名為「宗教、哲學與大學教育理想」的研討

* 本文另有「論文版」，日後發表。作者將此手稿獻給沈宣仁先生，為他祝壽。

會。另外，現在在我們手中的程序表上所公佈的研討會文章之中，事實上並沒有一篇可以說是綜合聯貫起宗教、哲學和大學教育理想的作品。道理很簡單：站在大師面前的我，或者坐在大師面前的諸位，有誰想要自動請纓？有誰膽敢輕言嘗試？我們雖然未經協調，沒有決議，可是大家都不約而同、一致將這個題目加以保留。我們當然是要保留給今天坐在我們面前的大師。所以，讓我在此大膽而不客氣地鄭重提議：請大家將程序表上最後一篇文章的題目由「回應」改成「宗教、哲學與大學教育理想」。至於副題，那最簡單，最自然不過。當然是「四十年來情與理」！

提起「四十年來情與理」，請大家不要隨意聯想、推論，以為那只是隨便抄自《三十年來情與理》一書（陳慎慶編，1992年出版）。記得書中有篇文章〈三十年來情與理〉，是沈宣仁先生在1990年11月2日崇基學院的感恩崇拜兼他擔任崇基學院院長的就職典禮上的演說稿。當年沈先生在草擬題目和潤飾內容的過程中，我也好像曾經積極地參與過——我不是要在此談論如今愈演愈烈、愈變愈好笑的「知識產權」的問題。我要說的是，事隔十年，當年曾經應邀參加一起思考「三十年來情與理」，如今十年之後，不請自來，擅自為沈先生草擬「四十年來情與理」的題目，其間自然有一個完全合乎「情與理」的邏輯關聯——情的邏輯關聯和理的邏輯關聯。簡單地說，沈先生是個純樸而又天真無邪的學人。他是一位精神飛揚天上的知識份子。數十年如一日。努力在追求，努力在工作，努力在奉獻。他秉持一個知識份子的自許和堅持，不僅在過去的歲月裏「數十年如一日」；他也將在未來的年代中，照樣地「數十年如一日」。他永遠堅持，他永不放棄。所以，對他而言，對我們而言，他的「三十年來情與理」就是他的「四十年來情與理」！（所以，我雖未經他首肯，然而

為他所草擬的明天的演講的題目，卻又顯得那麼自然，那麼貼切，那麼合理。）不但如此，這樣的「四十年來情與理」也將是他的「五十年來情與理」。將是……，將是……，將是他的「一百年來情與理」。那是我們大家的情與理，是知識份子共同、共有、共享的情與理。那是人間永遠永恆的情與理。

提起「情」與「理」，而沒有將它只說成「理性」與「感情」，這令人想起十七世紀那位法國的大天才巴斯噶(B. Pascal)。的確，他那句名言至今仍然在我們的耳邊餘音繞樑。他說：「*Le coeur a ses raisons, que la raison ne connaît point.*」¹ 記得很久以前在一本大約是數學的書上看過這樣的英譯："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 of which the reason has no knowledge." 我忘了中文怎樣翻譯（記得他的《沉思錄》曾有過中譯本問世²）。不過，在剛剛結束的這個學期，為了給學生當作例釋，想出這樣的譯法：「感情自有理，理性不知情。」³ 那麼沈先生的情與理俱在其間，而且論列次序一樣。可見英雄所見略同，豪傑不分古今！十七世紀的心靈和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胸懷之間，文化相繼，傳統互通。

不過，（讓我在這兒說點非題外的「題外話」）除此以外，現代世紀的沈宣仁先生和脫離中世紀不久（三百年在人性的演化史上只是宇宙的一瞬！）的十七世紀的巴斯噶先生，兩人無論在心

1 編者註：參 Pascal, *Pensées*, édition de Ch.-M. des Granges (texte de l'édition Brunschvicg), Fragment 277 (Paris: Editions Garnier Frères, 1964), p. 146; Pascal, *Oeuvre complètes*, édition de J. Chevalier, Fragment 477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4), p. 1221.

2 編者註：參：帕斯卡爾：《思想錄》，何兆武譯（據 Brunschvicg 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3 編者註：何兆武的中譯本為：「人心有其理智，那是理智所不認識的」，見《思想錄》，同上引書，頁 130。

胸上，在識見上，在個人的身心健康上，以及在家庭幸福上，全都有天淵之別。

沈先生是一位謙卑虛懷的知識份子，待人和藹而喜見別人的成就；他對別人的優秀，敬重有加而津津樂道。巴氏則是自小給當成天才教養，自己也變得孤癖自傲，甚至妒忌才華（比如妒忌比他年長二十七歲的笛卡兒——後者似乎也對巴氏不懷好感）。在文化，特別是宗教的包涵上，沈氏和巴氏也可謂天淵之別。沈氏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但他不以其他宗教為異端，容忍包涵而不敵對排斥不同信仰的人。巴氏則除了生為固執的天主教徒之外，對於敵對的「耶穌會派」，攻擊指摘，不遺餘力。此外，沈先生因為處世圓融，待人誠敬，因此心寬體健，精神飽滿。可是，巴氏卻長年臥病，身弱而心虛；就算在他自小給視為天才的幾何領域，以及後來和另一位數學家共同發明創造的或然率演算範疇，他都未能全力以赴，開創出數學史上本來可望展現，而且古來一直為人津津樂道的空前奇跡——不像沈先生心無旁顧，奉獻教育，力盡知識份子的天職，「三十年來情與理」、「四十年來情與理」……數十年如一日，沒有間斷，沒有衰退，沒有回顧。巴氏在尚屬「年壯」的晚年——他在39歲去世——有一次牙痛和失眠症交加，於是在醫無對策之下，設法集中精神深入沉思一些多年沒有專心致志的數學問題。他以此當作實驗，沒想到在沉思冥想數學時，他的牙痛「居然」——不是「果然」——緩和紓解了。他大概認為虔敬事神「果然」——不是「居然」——有報。他更進一步推論：上帝顯然不反對，更沒有處罰他專心於數學（而在敬神和事神上分心）。就在這樣以為上帝為他特別開恩的情況下，他終於得以在數學上完成最後一次的成就，為人類留下一點沉思的心跡。然而，此後不出兩年，他也就在身體虛弱

多病，心靈辛苦掙扎之下去世，實在令人浩歎不已！不過，除此之外，我認為比較起來，更重要的是，沈先生在長年從事教育工作，在不斷關心社會之餘，也能活出一個令人欣喜的快樂的人生，營造出幸福美滿的家庭。在大我和小我之間善做配合，既不因小而失大，也不因大而失小。這是天下眾多蒼生所難以達到的圓滿境地，也是多麼值得我們效仿，多麼值得我們羨慕的人性品質。相比起來，巴氏多麼不幸，他除了和他那位一樣才華橫溢的妹妹——那後來當了修女之後，依然念念不忘標榜天才的兄長的才女——惺惺相惜，互訴愛慕而外，終生未婚。孤單而生，寂寞而死。一樣是引人注目的兩種人生，一位遺留給人類概念上的寶藏，另一位激發起我們對於人間的希望。所以，每當想起我們所面對的人間難題——個人問題、家庭問題、社會問題、世界問題的時候，我就不禁發問：我們（尤其是當今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仍然秉持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價值理想的知識份子）到底應該做出怎樣的選擇（並且應該怎樣督促自己所屬的相關機構，令知識份子享有充分的空間，以進行選擇。特別是自己身為知識份子而「居廟堂之高」時，自己到底是否為其他知識份子——包括「處江湖之遠」的知識份子，努力去爭取這種選擇的自由；或者不惜一切去妨害這種選擇的自由？）：我們到底要努力去製造現實績效，追求概念深遠、複雜、豐富，甚至著作等身（或高過身高、重過體重），學術明星（「學術牛郎星」或學術「織女星」，但不一定是學術的「明日之星」）？或者應該認真去生活——認真立意、認真涵情、認真「愛物致理」（像認真格物致知一樣）、認真許願、認真想像；活成一個發光發熱的知識份子的榜樣？（「每一個人都是生命的榜樣——好榜樣、壞榜樣，或是無關緊要的榜樣」。）三十年來、四十年來，沈先生志不在「興」現實績效之

「風」，不在「作」學術明星之「浪」，他一心發散情的光和熱，他不斷堅持理的光和熱。他是當今知識份子的模範。他是現代的讀書人的榜樣。

提起巴斯噶，提起笛卡兒，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幾何數學——巴斯噶的著名幾何定理、笛卡兒的著名解析幾何。同樣地，提起沈宣仁先生，誰會遺忘他的著名「幾何藝術」——他的摺紙創作藝術。（那不只是幾何，而且還是「立體」幾何！我們都知道許多中學生讀起平面幾何，神采飛揚；可是一接觸立體幾何立即暈頭轉向。）幾何真是一種奇特的概念藝術和概念科學，一種精彩絕倫的「人文科技」（和人文科學）（在人類文明的演化過程中，像數學、像哲學、像文藝、像詩歌等等所衍生出來的人文科技，遠比製作毀滅性武器，或開發登陸月球工具的「物理科技」；或者吹脹泡沫經濟，或發動文化大小革命的「社會科技」，都要更為基本、更加重要和更形深入而無所不在——很少高科技（物理高科技和社會高科技）無需假定人文科技，無需預先解決相關的人文科技問題。）幾何的奇特處和它的精彩處在於它連繫起古往今來的偉大心靈。我們可以從柏拉圖數起。有哪一位偉大的心靈沒有在概念上或應用上不和幾何發生密切的關聯，不和幾何科學或幾何藝術串連掛鉤（自然包括斯賓諾莎，自然包括畢加索，自然包括沈宣仁先生）。這的確是個有趣的現象。但那絕不只是種歷史現象。它照理是種文化現象——特別是種「記號文化」現象。那大約不會只是一種物理現象或生理現象。

讓我們繼續「大膽假設」：前面說過，巴斯噶是位充滿妒忌的天才（世上的天才都難以相處，因為比起常人來說，他們的感覺、感情、理性、願望等等，不是過分複雜，就是過分簡單。他們的言行舉止——他們所演繹出來的「言的記號」體系和「行的

記號」體系全都沒有一般正常的規則、規律可循）。笛卡兒當然更非等閒之輩（他老早當起宮廷裏的私人教師）。可是不知是單純愛才惜英，或真的是兩人之間幾何科學一線相牽。有一天，年長可當父輩天才的笛卡兒終肯出現在小子天才住家的門口，並且善心忠告體弱多病的巴「子」天才（夫子是子，小子也是子）要他每天足睡，到十一時才好下床！這樣的忠告實屬善意、善心無疑。它無疑是笛卡兒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傾囊相授。我們不是常聽說（「聽說」和「道聽途說」的區別：當「○聽○說」——唸成「x 聽 y 說」這個「空心詞」所含的兩個變數皆為零——沒值可賦——的時候，那就是前者；而當 x 是「道」，y 是「途」的時候，那就是後者。當然，我們不可以說，在上述的空心詞裏，只要 x 和 y 分別都賦了值，那就是後者。除了「道聽途說」之外，我們還可以有——雖然至今不一定有人用過——「又聽又說」、「既聽且說」、「東聽西說」、「有聽無說」、「無聽有說」……「非道聽途說」……「邊東家道聽西家長卻不邊西家途說東家短」……等等。笛卡兒當年是躺臥（病臥？）在床，眼看一隻爬在天花板上的小昆蟲——將那昆蟲明講，說成「蒼蠅」（烏蠅也！），好似未免有點太那個一點，未免有點懷疑笛卡兒家裏的環境衛生！（還好只說笛氏看到「一」隻，雖然只看到一隻並不一定只「有」一隻。）為了設法準確明晰地標示小昆蟲的位置，笛卡兒沉思凝想，終於發明那種舉世跟用，後來以他命名的「座標」法（以他命名的還有其他多種人文科技）。「笛氏座標」（英文稱為「卡氏座標」——連笛卡兒的尊姓大名到底為何，中西文化都可以有不同的演繹，不同的記號表述）這個發明真可說是中古之後的十七世紀才姍姍來遲，但卻既簡潔明快，又實效無盡的偉大的人文科技（躺在床上就能創造發明的，你說不是人文科學

或人文科技，是甚麼？！）。當然十七世紀、十六世紀、十五世紀之前的宗教，也憑空（雖然不一定躺在床上）發明創造，經營開發出許許多多的人文科學和人文科技。這些人文科學和人文科技，結合當時的社會科學和社會科技，甚至活用當時的物理科學和物理科技，演繹出影響深遠的宗教文化傳統。這樣的文化傳統——尤其是它的記號文化傳統，即使在文藝復興的世紀和啟蒙與現代科學萌生的世紀裏，也不斷迴光返照，餘波蕩漾。我們不是明顯看到笛卡兒的《沉思錄》富有中古世紀的影子？（巴斯噶的《沉思錄》——不是我給的譯名——更不用說。）我們不也聽說——這次好像不必加「道」，無需說「途」——牛頓明明是在做「假設」（當今科學的哲學所採取的意義），但一定要說「我不做假設」。這分明也是（雖然當時可能並不自覺）在演繹舊時的、傳統的人文科技。其他諸如伽利略（「我說地球不轉，它照樣在轉」）、哥白尼（「使用太陽中心說只為充當計算工具——事不關是否為真理」）等等，比比皆是。提起牛頓我們又常聽說他看蘋果由樹上跌落，想出了「萬有引力」的概念。根據史家的查考，這回的「聽說」看來需要加上「道」和「途」了。可見文化傳統之事，尤其是記號文化傳統之事，一經建立，變作「約定俗成」，也就不再是當初要草創時那樣，可以任意而為，可以遂心從事。因此，當權者（尤其是知識份子——不論是有知有識、有知無識或無知有識——無知無識的，大概不叫做「知識份子」）當要發動文化大小革命的時候，最宜三思而後行。文化的事，特別是記號文化的事，特別特別是記號文化中價值文化上的事，在起建上也許舉步維艱，障礙重重，可是一經成立而風行，若要改弦更張，再訂方向，也不是易如反掌，一蹴而幾。知識份子切忌浮躁，避免意氣，不論自己的信仰多麼虔誠，不論自己的道理多麼堅實。